

“从蜗居到新房，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朱伟忠

1956年出生，1967年搬入彭浦新村居住，曾经历过5人蜗居、10户人家合用一个卫生间的窘迫时期，也见证了旧改启动后，环境“脏乱差”的工人新村蜕变为幸福宜居的崭新社区。如今，他和妻子住进了彭三小区五期的新家，过上了理想中的退休生活。

经历过5人蜗居10户人家合用一个卫生间的旧改居民——“人和鱼都住进了满意的家”



朱伟忠在阳台上看看外面的风景

推开朱伟忠的家门，第一感觉是“窗明几净”。宽敞的客厅里摆放着蓝绿色的皮质沙发，与装饰画的色调和谐统一。浅灰色的地砖擦拭得一尘不染，倒映出窗外绿叶随风轻舞。85英寸的巨大电视嵌入柜中，朱伟忠是申花队的球迷，每一场球赛都会准时收看。吃完晚饭，他爱和妻子出门兜一小时马路，遇到老邻居还会聊上两句。

这样舒适惬意的退休生活，在旧改前，朱伟忠从没想过。彭三小区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末，是上海最老的工人小区之一。2007年起，彭三小区启动旧住房成套改造，历时15年分5期完成。朱伟忠居住的彭三小区五期是当时上海最大的旧住房拆除重建改造项目，2022年正式回搬新居。从蜗居到新房，朱伟忠的生活切面里映射出时代的沧桑巨变。

老房子上了年纪

1967年，彭三小区还叫彭浦新村，周围农田环绕。小区里只有六七排房子，居民大多是彭浦



搬了新家，买了更大的新鱼缸 周馨摄

工业区的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彼时，朱伟忠全家5人搬进了24.6平方米的两室户，大房间摆放着一张双人床和可收纳的单人床，住着父母和妹妹，小房间则为朱伟忠兄弟俩打造了一个上下铺，“那时房子虽小，但算是小区里条件很好的，能搬进来很开心。”

朱伟忠家在5楼，10户人家共用一个卫生间，只能倒马桶。洗澡要拎水过去，再用毛巾擦洗。约40年前改建后，变成5户人家共用一间，还安上了蹲式的抽水马桶。公用厨房只有一个水龙头，逢年过节就要排队洗菜。

19岁那年，朱伟忠“上山下乡”，与妻子相识相恋。8年后回到上海，他们先是租住在农村，直到1990年左右，父亲故去，兄弟姐妹也纷纷成家，才再次搬回彭三小区。

老房子上了年纪，什么毛病都有。电线裸露、墙皮脱落，厨房还有蟑螂老鼠，走廊杂物堆积难以通行。管道时常漏水，居民上个厕所都要打伞，“说是‘脏乱差’也不为过。”令朱伟忠印象深

刻的是，每次下雨就像发大水，一楼的积水时常没过膝盖。

“改”出幸福新生活

熬着熬着，旧改来了。彭三五期原有11幢非成套旧公房，878户居民。2018年，彭三五期正式启动签约，创造了100%签约率和启动搬迁后一个月内居民100%搬离的全市旧改“双百奇迹”。

2022年3月，朱伟忠顺利拿下一套厨卫独立、配套电梯的两室户，建筑面积70余平方米。同年10月，他和妻子正式乔迁新居。经过精心设计与布置，新房有了家的模样——餐桌上摆上了装饰花，厨房配备了洗碗机、烤箱等各类厨具，连装饰柜里的葫芦、天鹅等摆件都已就位。

“旧改后，连我的鱼也跟着沾光。”朱伟忠爱好养鱼，阳台一侧打造了一方晶莹剔透的水世界，色彩斑斓的10余条金鱼与热带鱼遨游在1.2米的鱼缸里，每天早上都会排着队等待喂食。另一侧则放置着两个透明玻璃缸，两只乌龟正悠闲地踱着步。朱伟忠说，喜欢养鸟的孙女还为3只颜色各异的玉鸟在屋门口安了家，为他增添了不少甜蜜的“烦恼”。

老房旧貌换新颜，处处洋溢着幸福的味道。闲来无事时，朱伟忠爱和妻子在阳台上喝茶，看看人间烟火。岁月如梭，曾经的破败痕迹早已成为历史的扉页。家里唯一“幸存”的“老物件”是一个木凳，表面已有些许斑驳，朱伟忠偶尔会拿来充当“脚垫”。

如今，彭三小区绿树成荫，还有了健身步道；周边配套齐全，楼下就是菜场；出行更是便捷，步行5分钟就是地铁。“我赶上了好时代，住上了满意的新家，已经没有任何遗憾了！”朱伟忠笑着说。

本报见习记者 陈佳琳

申生不息

普通人话变迁

当年照料瘫痪母亲5年如今住进养老院的阿婆——

用舒服的方式享受晚年，很幸福

“以自己感到舒服的方式，享受晚年，这是时代给予我们的礼物。”

张志芳

1951年出生于上海，4年前入住中环逸仙敬老院。曾悉心照料瘫痪的母亲5年，深感养老不易。现如今享受着敬老院安逸生活的她，感叹养老方式有了更多选择，感激时代给予的礼物。

今年是73岁的张志芳住进中环逸仙敬老院的第四个年头。这里，是她晚年生活的港湾，也是她人生新阶段的起点。当年身边的朋友曾对她不到70就进养老院的选择感到讶异，如今她却说：“后悔没有早点住进来。”

无论到哪里，张志芳总是自带人气，在敬老院里她也特别受欢迎。她的故事还要从17年前说起。那一年，她刚刚下岗，年富力强，是一位精力充沛的中年妇女。一次偶然，她的母亲因房颤引发脑梗，瘫痪在床，丧失自理能力。

和现在相比，那时医疗条件有限、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照顾一位长期卧床的病人，意味着无尽的辛劳与牺牲。随着年岁渐长，张志芳的身体也出现了各种病症，高血压、糖尿病、腰椎痛、肠梗阻……“我们也想过送母亲进护理院，但自尊心颇强的老人无论如何都不接受。”家里一提到护理院、养老院等字眼老人就“应激”，愤愤道：你们是不是不想管我了。

“我们也找过保姆和钟点工。可是保姆照顾得马马虎虎，逢年过节要回家，还总是各种暗示要涨工资，还不如我们自己尽心尽力。”

这样的日子，张志芳一过就是五年。五年里，她用自己的点滴付出诠释了“孝”的真谛。

时代变迁 带来养老新观念

等送走老母亲，自己的孩子成家立业，张志芳也从那个坚韧不拔的中年妇女，变成了需要被照顾的老人。“以前的老想法，过时了。”张志芳说：“我们的上一代就算家再小也不能把老人送养老院。可现在不同了，儿女工作忙，孩子们有自己的事业和生活，我们也应该有自己的选择。”

“入住之前，我来考察过，选养老院，软件比硬件重要。”张志芳所谓的软件指的是养老院的护理

午餐由工作人员送到每位老人手上



中环逸仙敬老院



徐程摄

和服务，“因为自己照料过老人，我尤其注意观察这里的护工如何为老人喂饭、擦洗，以及房间里有没有异味。是不是用心，一眼就能看出来。”

张志芳所居住的7楼三人间，是专为行动能够自理的老人安排的。20多平方米的朝南三人间，同住的“室友”有比她年长十多岁的，也有小她十多岁的。大家都和和气气，相处得很融洽。今年房间里还安装了新空调和大电视机。

多种慢性病缠身，张志芳平时最在意的是自己配药、吃药的问题。身体状况好的时候，家人会定期把她接去医院做完善的检查，配一段时间里所需的所有药品。敬老院也有自己的专属医务室，满足老人们日常基础用药需求，偶尔急需配药也可以请护工“跑腿”。

选自己喜欢的养老方式

“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一对夫妻要照顾多

位老人，一旦老人丧失自理能力，就容易造成‘全家失衡’的局面。”中环逸仙敬老院副院长王新说，随着老龄化加剧，这样的情况越来越普遍。

“随着年轻一代对养老的认识更加开放和包容，他们尊重父母的意愿，支持他们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养老，近年来入住敬老院的老人也有年轻化的趋势。”王新说，政府对养老服务的投入不断加大，养老机构发展日益完善，社区养老、居家养老等多种模式并存，为老年人提供了更多选择。从传统的“养儿防老”到如今“多元化养老”，从对家庭养老的依赖到接受社会化的养老服务，这一转变背后，是社会经济发展、文化进步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

“我觉得，现在的老年人很幸福。”张志芳笑着说，“我们有更多的选择，以自己感到舒服的方式，享受晚年。这是时代给予我们的礼物。”

本报记者 解敏